

新唐書

卷六

唐書卷二百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文藝下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尙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橈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爲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曠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痹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

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舍元殿賦成以示蕭
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縣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
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挫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
書之庋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
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
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
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
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
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
自逆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
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
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

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馘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爲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絀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鄆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

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爲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黨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紓自有傳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

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

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閩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興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紓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祕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襄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卽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褫衰絰又再朞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己用以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仲偕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仲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推以不次雖自

天斷尙恐受謗輿人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
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譟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
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徽謂柳載
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居爲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
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
泚訟其冤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
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
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卽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
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
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
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贊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
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潔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

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譏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舉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贊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贊故有隙時贊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

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贊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
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
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
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忘
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
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祕書少監
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
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
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
文以進補閩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
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

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平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湧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詔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曇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曇游曇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
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
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
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
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
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
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
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秬
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洿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秬
遺書讓出處之遽洿不至還秬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
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秬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秬在幕府秬爲辨質本之
僞本終得罪其子稹拒命秬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秬爲之詔流崖
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日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佗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尙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譏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

若檻笄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
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
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鏘盧從史等又亂
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厭垣捍之勤謝
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
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脰滑鍼其腹淮
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
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旣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
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
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離腐
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
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
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豢

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
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
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
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十馬
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
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
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
敗而行陣未嘗不足以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
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
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
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慢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
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
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

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破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卽更時歲

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
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
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
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
益因出袖中書播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
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
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
以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
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
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
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斤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
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
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翹節

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勳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鏗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鏘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儼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
引爲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
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瑑當
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
試州孰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
訕收銜之復斥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
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
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
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
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
禮

李頗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
里人方于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頗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

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
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
六年不送蹕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卽械送獄盡條
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厥
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詹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
之賜紺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旣
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
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
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概
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
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
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

駭帝有指授疊十許稟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
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閩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唐書卷二百三

珍做宋版并

唐書卷二百三考證

李賀傳卒年二十七〇舊書作二十四

唐書卷二百三考證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二百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撰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摭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爲令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

問淳風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己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嚮堋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脈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爲

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腹瀕煩彌二歲診曰腹有瘡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猶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

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謫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嶺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脈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

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曉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旣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儀令高宗置一鼠于匱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愷藏技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爲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

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愷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
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
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愷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
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愷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
佺從之游愷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愷藏曰夫人
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
裴光廷當國愷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
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
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請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內寢亂帝曰
而昔言朕旣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
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
語薛大鼎坐事沒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
之弘禮指腰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爲河

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諷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諷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智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曇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競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認以實遠知曰

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大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爲道士帝爲築觀九釁山號曰紫府拜頤大中大夫往居之卽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

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
覈真僞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
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
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
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叵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
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
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
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
神者盡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
王府文學試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止之崇儼書桃
木爲二符剽室上樂卽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感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
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綠氏老人園

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人閭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厭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莊擢子珪爲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謐等雜治誣服者甚衆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獻甫爲令不隸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爲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龍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

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囊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

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反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

折道傍蔓代之乃往折蔓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宅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第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宅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痏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汗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居恆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齋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僊事語祕不

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竇年六
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天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憮然
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
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
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
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莘曰諺
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
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
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恆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
爲立棲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僕公主得召見溫泉
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紺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
喜黃老作穎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甌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鬪草爲人騎
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

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幞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黷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榼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糴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諮詢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糴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慚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繙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壠堞爲王者居使可

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感夏趣
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
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
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
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己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宅日爲信再拜
去道茂果汙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
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
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
鐵數千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
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
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
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
禽斬之李鵬爲感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

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唐書卷二百四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李淳風傳子該○舊書作子諺

袁天綱傳仕隋爲鹽官令○舊書大業中爲資官令

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云云○舊書作靖思賢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唐書卷二百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

列女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形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雪霜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儻它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婿歲時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

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余
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爲郁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
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於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公之
心今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
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

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
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
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籍籍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
土飲水後詐爲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

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給乃外爲不知者私謂會仁曰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毋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既葬謂所親曰母死子士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爲賊猝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

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縣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閨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視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邦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剗刑衆遂不敢彊

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褓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遼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歿遼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隧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闕表門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尙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閔歎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嫠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遺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

見害聞者傷之

李畚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畚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畚畚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慚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庇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時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沖早亡思沖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沖歸幣三百緡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爲婢是夕出自竇糞穢饑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沖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爲浮屠尼以終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薰飾垢

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叡妻秦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自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盛飾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里糲食斥鉢膏采繩不御會大赦徐間關迎惟

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二鬟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閬歲至洛陽旣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紅頗自修整父勸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異之歸贈具禮葬父及娥鄧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爲尼葬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爲斬令梁宋兵興瀾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己執瀾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汙之罵曰吾衣冠子豈愛生

受汙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渤並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嫗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卽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判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間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

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縗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慷慨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七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賊縛而鬻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郾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卽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

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縗裳抵涇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翦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間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效蘭寢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宅日蘭盡集羣偷釀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

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婿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烏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墳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鳥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縗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除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爲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

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卽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遺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刺陳冤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卽翦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兗州節度使蕭俛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閨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爲郊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殊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刳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瑭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猝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出寶雞陷于嗣襄王煴煴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枅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李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頤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爲驗許之及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卽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爲讎人辱赴火死

唐書卷二百五

唐書卷二百五考證

列女傳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舊書雍里涇陽人

劉寂妻夏侯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五年父亡毀不勝喪云云

○舊書侍養經十五年父卒毀瘠廬墓云云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邽士族也○舊書作上邽人

唐書卷二百五考證

珍做宋版印

唐書卷二百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章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鉄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澈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爲涿郡太守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財不訾喜交豪猾博徒爲鄆令以疾免高祖平

京師拜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辦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韋義節擊
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貪寡算略數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責
而懷恩稍怨望帝嘗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內喜以爲天命
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虞鄉南山多宿盜而劉
武周使宋金剛略滻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柏壁繇是懷恩與麾下元君寶
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引羣賊取永豐倉絕秦
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畫已定而夏人呂崇茂殺縣令
應武周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擊夏爲金剛
所掩諸將皆沒于賊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
故謀寢露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聞曰王
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姦于時行本
舉蒲州降懷恩勒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
舟以來卽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獄以首徇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彠字信世殖貲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
引爲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旣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
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効繫之士彠曰此皆唐公
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効募人狀士彠
脅謂曰討捕兵悉起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爲德平亦止兵起士彠
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爲光祿大夫義原郡公自言嘗夢
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
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
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高宗永徽中以士彠仲女爲皇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
徒周國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列功臣上
后監朝尊爲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
七廟追冊爲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彠僞號仍爲太原王
廟遂廢始士彠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

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襲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
爲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
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
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
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卽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
食后寘堇焉賀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絕屬籍元
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爲士襲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
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榮國挾所愛佻橫
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
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褫衰纏奏音樂太平公主
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
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襲後宗屬悉原士襲兄士稜士逸士稜
字彥威少柔愿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囿農稼事卒贈潭州都

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逖有戰功爲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爲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

韶州刺史

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祕書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性暴輕忍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己武氏當有天下卽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謐憲元爽魏王謐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謐僖士逸蜀王謐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爲魏王元慶子三思爲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維良子攸宜

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恆安王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寶封千戶監脩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爲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爲左相而攸寧爲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決意還太子矣久之遷太子太保不得志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延基襲爵后嫌斥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忿爭語聞后怒令自殺以延義代王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羣臣白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悅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與去二張功以折暉等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懿宗爲耿國公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鄧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訓鄆國延祿爲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恆上書言武諸

王饗封不厭人心帝不悟載德終湖州刺史謚武烈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
刺史事母孝姊亡期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時不及
削封攸宜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錢白
馬寺師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總禁兵前後十年嗣宗
終司衛卿重規爲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繕后怒貶廬州刺史自是著令
諸王爲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之叛以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叱忠義張
仁亶引衆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客爲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援還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妹惠賜
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閻知微右
武衛郎將楊鸞莊齋金幣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媯檀故
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招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兄崇
訓尙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倣虜謳舞姿度閑冶主愛悅會崇訓死
遂私侍主後因尙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恆國公三思死韋后復私延秀

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庶幾再興且識曰
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非公尙誰哉因勸服皐衣惑衆韋后敗尙與主居禁中
同斬蕭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秀誅徙者略盡獨載德子
平一以文章顯與攸緒常避盛滿故免自有傳攸寧天授中擢累納言踰年以
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久乃罷爲冬官尙書聖曆初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攸寧三思復當國置句使苛取民貲產毀族者
凡十七八呼天自冤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尙書
罷神龍初終岐州刺史贈尙書右僕射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尙書監修國史爵爲王契丹陷營州以榆關道
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爲太子少保遷
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諧主意鈎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
予尤渥二張方蒸蠱三思痛屈節爲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公
卿歌詠淫汙覲然媚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

羣不肖卽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己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尙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間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皇遺詔還所減而封崇訓鎬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更名五縣曰乾封合宮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昊順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爲刻石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天下名祠改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

章祖德也沿襲當自近者始帝褒答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爲都
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
之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卽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
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
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
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東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爲冉祖
雍宋之懸李悛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
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
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懷託其權熏炙內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
曰崔冉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汙點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爲蕩
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愬
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旣死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
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

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
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叱忠義並爲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
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剽爲命
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
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
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
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
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讞中無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
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史

攸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
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戶六百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加特進中
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攸暨

沈謹和厚於時無忤專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諡曰忠簡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韋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州參軍事以女爲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房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爲蠻首寧承所殺四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溫父玄儼魯國公特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寧承斬其首祭崔柩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柩至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鄆王諡文獻號廟曰襄德陵曰榮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卿淮陽郡泚太僕卿上蔡郡並葬京師溫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擢宗正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渭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渭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弟濯尚定安公主並拜駙馬都尉捷爲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溫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遙領揚

州大都督溫既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支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溫初兼修文館大學士時熒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滑從至溫泉后毒殺之以塞變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滑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滑雖爲學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萬年令李令質按之濯馳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爲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爲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讞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憚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無敢後后死遲旦斬溫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玄貞洵墳墓民盜

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
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
將帝卽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三百仁皎
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厚奉養積媵妾貲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
督謚昭宣官爲治葬極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爲題石子守一
與后學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
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
賜死守一沓墨無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于官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匱貸于人無行檢不爲姻
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然卒以優爲新
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
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裒其貲至成都擣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

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恩有以結納之爲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頗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鄭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貸百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擇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廄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簿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事畏郤以國忠怙寵搏鷺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譏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姦肆意無所憚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還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

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
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羣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
初楊慎矜引王鉉爲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鉉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
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尹蕭戾御史中丞宋渾
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鉉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
因邢縡事構鉉誅死己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
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疎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
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
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
南詔拜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
置使開幕府引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
班賚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皇門進仲

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因引仲通爲京兆尹己兼領吏部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己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屬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柄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旣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卽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注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

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號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號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以爲羞道路爲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傴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詬恥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隅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忿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錢路返有勞曰輕腳遠近饋遺閹稚歌兒狗馬金貝踵疊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貳公謁無所忌國忠性疏倪捷給經經處決樞務自任不疑威氣驕慢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句剝相

恭又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
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已漏
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請左相陳希烈聯署左相不敢
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爲常七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
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
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
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詬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
鼠輩所賣珣大驚卽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吒官不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劍
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
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儇
以御史追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
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劍南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閻羅鳳
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騎屢無遺天

下寃之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己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畏不利己故謀日急俄而祿山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忠不悅故冊拜司空祿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己反謀遂決國忠令客何盈蹇昂刺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來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溫於合浦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峴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光翹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祿山未還帝致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于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旣發范陽歎咤曰國忠頭

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內移仗未央宮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桀十萬拒守衆以爲不可初國忠聞難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爲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遲昕帝出延秋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驍騎立仗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頰殺之爭噉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邪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四子暄暭曉晞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踣暭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爲漢中王瑀榜死晞及國忠妻裴柔

同奔陳倉爲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
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產竊入都爲
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識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爲改今
名

李翛字翛起寒賤繇莊憲太后姪婿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爲政粗辦
性纖巧飾廚傳結納閹寺求善譽憲宗以爲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斂以
固恩寵數譖毀近臣一時側目太后崩詔翛爲橋道置頓使嗇官費物物裁損
爲可喜者梓宮至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翛以爲勞
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輶輶僅免徹門乃得行翛妄奏
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列罔上請免官方帝用兵而翛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
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黃金帝以浙西富饒欲掊攢遺利以
翛爲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
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

不闕月宣宗卽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累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
賜鄆雲陽二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寢人下戶不免奈
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俄封其妾爲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
之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
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羣臣奉
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禮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齊衰期所
以疏外密內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
日子漢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六

珍做宋版

唐書卷二百六考證

獨孤懷恩傳元貞皇后弟也○舊書作元貞皇后弟之子

武士夔孫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舊書作拜尚衣奉御

攸暨壽春○舊書攸暨爲樂壽郡王

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繁心武家云云○舊書作倉曹符鳳

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舊書攸望至大常卿

武士夔兄士稜孫攸暨長安中降王壽春○舊書隨例降封樂壽郡王

韋溫傳后父元貞○舊書后父元儼先儼弟元貞

洞衛尉卿淮陽郡○舊書作淮南郡王

楊國忠傳節度使張有惡其人笞屈之○臣德潛按舊書益州長史張寬惡其
爲人

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臣德潛按鮮于仲通先資給之復薦之兼瓊得

蜀貨百萬乃之京師見羣女弟因以進身此國忠得寵之由而後之薦仲通

討南蠻以致喪師辱國皆根于此也舊書不之及此新書周密處

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舊書作率精兵八萬

唐書卷二百六考證

唐書卷二百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邑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宦者上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闈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鐙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尙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

千緝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尙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曰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喪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爲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

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眙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爲京
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
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閣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
號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
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
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璘於陣行
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阬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
十餘思勗驚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斃腦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
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篋慘不
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
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
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

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
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
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
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
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鉛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
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
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
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爲之
使使還所裒獲勳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
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宅王公主呼爲翁戚里
諸家尊曰奢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
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賀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
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

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爲兄弟後麥亡伯獻縗
經受弔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史至少卿子
第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林甫
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
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
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
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
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
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
祠與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
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列五醴日餫三百斛直有
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
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爲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

國公帝聞肅宗卽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
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
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
除籍長流巫州力士逃瘞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
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
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
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
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
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
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
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間至閣門見
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
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兩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

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
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
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
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廄副使張皇后謀
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
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
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
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爲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州被執
賊平元振薦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
振忤乃掎韓頴等罪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因仲昇共誣
殺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
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

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闈衝蕭
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侍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
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
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
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
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
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
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
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
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
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
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
過乎宜卽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邪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

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誼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誼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鄆以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破石使子朝義爲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

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
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
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
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羈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
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
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
恩內懟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
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
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
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徵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
內飛龍閣廄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當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
教坊出音樂俳倡侑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

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尙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擎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卽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旣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

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徙封韓增實封百戶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者尙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常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載又議

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郿盩厔及鳳翔之號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
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
嘗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
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旣罷將還營有詔留
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
異圖朝恩自辨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
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旣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
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
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
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
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
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

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
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
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
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
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
慮補置索賊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
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
爲右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
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
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
監察御史崔蓮行囚于軍吏爲具酒食蓮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蓮
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略
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

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尙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卽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尙衍解玉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絅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

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閩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爲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卽詔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爲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廓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帝乃更爲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略爲盧從史侮

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擿使執從史而間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爲中尉平仲劾承瓘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瓌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絃承瓘故令出監淮南軍纖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匦言承瓘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匦事閱其副不受卽表其姦逐爲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瓘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瓘爲罷絳宰相召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瓘請立澧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冤詔許子士暉收葬宣宗時擢士暉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數咸通中杜宣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卒用羣宦力徙宣歙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束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
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日我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
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官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
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
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
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
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
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
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
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
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
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
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二坐賊所入闈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

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寶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寶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數曰北司供奉官以跨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

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承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卽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妾相殺戮謂爲反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

遭戮害謹脩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卽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是鬱鬱不樂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痹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珏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爲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珏嗣復罷去弘逸季稜

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
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饑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
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
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
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賜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
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
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
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
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
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
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
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
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

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臯臯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尙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光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莒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

少之不爲禮彥謨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引標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謨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右衝帝西幸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爲荆南節度使彥謨給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爲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旣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昧邪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卽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卽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荊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爲八以鹿晏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爲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鐫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謂

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卽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諭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爲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爲忠武節度使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通鑑大治

卷之三

通鑑大治

通鑑大治

通鑑大治

通鑑大治

通鑑大治

通鑑大治

通鑑大治

通鑑大治

唐書卷二百七考證

宦者序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舊書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
寺伯寺人各六○舊書寺伯二人寺人六人

楊思勗傳擢左監門衛將軍○舊書累遷右監門衛將軍

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舊書作梅元成叛

馮璘南越王○本紀作馮仁智

高力士傳林昭隱○舊書作林招隱

朱光輝○舊書作朱文輝

程元振傳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舊書作元振服縗麻于車中入京

城

吐突承璀傳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馬朝

江舊書作馬江朝

唐書卷二百七考證

唐書卷二百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邱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宦者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爲閑廄小兒貌儻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廄中簿最王鉛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齷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輦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廄五坊宮苑營田裁接總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鏽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

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
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
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爲
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
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
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
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
力士等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
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劍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
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
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
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
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卽詐言

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轔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延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快快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旣得志乃厭然驕缺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勳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己帝密攜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顚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

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卽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
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
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尙父事無
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
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廄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
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
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陵郡王仍爲司空尙
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門者不內曰尙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
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
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曖甚輔國領中書
穎進祕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
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
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

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鏤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祕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讐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酖賜死事祕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斬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閣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顙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卽位擢令孜左神策

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沖駿喜鬪鵝走馬數幸六
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
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
呼爲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
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
庫使者監閱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
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紺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
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
侯昌蒙不勝憤指言暨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
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
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
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
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卽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

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悄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爲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卽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酈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

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墓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爲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己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卽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憲者富家子頗沈鷺賊在長安知憲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

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爲留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敷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卽自兼兩池榷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孜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孜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孜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

克用還河中。攷畏克用且逼與重榮連章請誅令攷而駐鳳翔。令攷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攷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攷進迎乘輿。攷引兵追行在敗與鳳陽。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攷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攷懼人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灘。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兵。攷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攷重榮表誅令攷。安慰羣臣。詔以令攷爲劍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攷沮而止。宰相遘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攷顚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攷在不奉命。攷乃奉嗣襄王。煴卽僞位。攷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攷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攷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攷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攷自署劍南監軍使。閻拱

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
依敬瑄不行王卽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
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詔卽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
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
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
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
都囚令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欲殺之
旣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卽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
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組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
禮因教縊人法旣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爲權家
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
黃巢盜京師令孜顓威福斲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

下遷飛龍使復恭乃臥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爲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犧車紅綱朱綱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顛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爲

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既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信爲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遙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

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
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
輒以甲士三百人入至銀臺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
之從者大譖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
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
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饑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
招討使宦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
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與行瑜
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宰相書慢悖不臣帝爲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
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
若爲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
使自是茂貞始彊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爲韓
建遷士所禽卽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

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覃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鍛副之茂貞引兵迎壁盩厔薄興平王師潰遂逼臨臯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謹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闔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渴死十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圭自

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
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摶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務
脩愛州並死瀙橋逐彥若干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
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車讓謝筠
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
謀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
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
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
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
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闕入謀所立未決是夜
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塞災咎皆
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
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卽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皇太

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鉗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督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泣金以完鑄師虔以兵守太子卽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爲閼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晝出戶十輦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畫服夜浣食自賣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

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姦人僞書從古有
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
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
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決李振
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
希度奉本遺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天子令天下
都將孫德昭董從寶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間其不
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
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日仲先乘肩輿造
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
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屏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
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
皆進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軍收

傳國璽齊偓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巖京師斬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寶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不然數改易橈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爲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

左神策中尉彥弘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恩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詞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擿李繼筠訴軍中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己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爲急詔令入朝又詒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

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卽詔并力令胤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宅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卽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卽駕愈諱宮中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固閭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爲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寶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盩厔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旣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敕畫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盩厔公宜亟進羣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胤

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
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
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遺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
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喻語曰天子厭災于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
觀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尙何所言明日
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
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
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戰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
拔藍田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
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
乎胤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
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
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略相償援軍十

餘壁數爲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廊坊成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旣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寢短帝輶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鮓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鑿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先遺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馮陵公旣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譖者三岐軍皆投塹無鬪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岌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閭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餒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

乎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給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
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詣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詣外兵曰奪天
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
克用攻晉州以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謠險常爲全忠胤所憚乃請先
殺之以迎天子帝旣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
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
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旣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
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彥弘恨甚逮食不能捉七
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
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
而全誨彥弘易簡敬容皆死卽詔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
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
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

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爲岐汴通和使全忠詔茂貞書曰宦者乘陴詈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鶴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卽詔王鎔擇五十人爲勅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督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

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宦寢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胤爭權外召彊臣劫本朝以相呑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琰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洄刺乃然邪

唐書卷二百八考證

田令孜傳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舊書作令孜弟

唐書卷二百八考證



唐書卷二百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酷吏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芊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己欲脅制羣臣楷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齒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

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威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爲密夕與爲讐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寢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姦臣作威渠檢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俊臣輩休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元禮揣旨卽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爲推使卽洛州牧院爲制獄作鐵籠聾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賊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琊王冲反狀爲續所抑武后以爲諒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叢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譖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具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顚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爲支脈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爲牢或寢以匱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卽承五失魂膽六竇同反

七反是實入死猪愁九求卽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顙以夷誅大臣爲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綸往視遽假仁傑襍帶立西廂綸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耳后意解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勦內侍范雲仙虔勦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卽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爲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

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
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鼻面訟冤僅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頃以白俊臣殺
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卽中頃以法頃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
樊戢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剗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流涕
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爲宥死流漢州萬歲通天中
上已與其黨集龍門題榜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
昭德昭德謀繩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慶詫女
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詣之閭者不肯通遂忠
直入嫚罵俊臣恥妻見辱已命歐而縛于庭旣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慚自殺
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己乃有異圖
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
臣屢掎摭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
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擗肝醯其肉須臾

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
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
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惡
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
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
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
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
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
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
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
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
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爲讐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爲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
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爲慘獄

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琊王沖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卽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嬾不治業爲渤海高元禮奴詭狠無良恆州刺史裴貞笞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獮牙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旣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卽殺琅琊王沖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絺燈爲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俟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

訛人效以爲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斬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謂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蒿施氈處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詰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蓏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鸞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爲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

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
液卽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
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
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剗腹死頃而蛆腐是時
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
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烝僭不軌
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
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麤滅無所問囚呼曰
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呴喘紹之翻然不復顧卽引力士十餘曳
囚至築其口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
折其臂囚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
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

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爲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卽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爲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闌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諧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幾不免先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晙護而免利貞顚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

原令康暉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僇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絲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

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兗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齋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爲讐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絓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罄計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爲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鋸犧子縣等以怖下又縛髮以石脅承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劍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

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聞詔劾治獲姦贓不貲貶龍州尉恚而死

吉溫故宰相頃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詔附貴宦若子姓奉父兄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凝得幸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丞不良我不用罷之蕭炅爲河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炅不爲末搬右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爲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炅通謁溫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炅曰吾故人也炅揖乃去它日到炅府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炅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羣天下陰構大獄除

不附己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爲奔走椎鋸詔獄希奭文深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爲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己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號王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鉉飛書言圖識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襁褓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州鐵鎌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卽服罪可貸卽不服死不解敬忠卽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敕溫謝曰大人毋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識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識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奭相勣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林甫才其爲

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諗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留事拜鴈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表爲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緒親御而錢之溫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年祿山入朝領閑廄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爲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溫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澧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賊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甞出爲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逗遛始安溫旣謫又依希甞以居國忠奏遣蔣沈臨按希甞擅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臣曰溫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

福今既斥公屬安矣溫死五月而祿山反卽僞位求溫子方七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爲駙馬都尉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爲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畿採訪使引爲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爲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爲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舍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旣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肅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爲器所誤後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畢狀家人

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
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掊天下財巧傳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
抵覆囚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
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
輔國請御史孫鑒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
按之卽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卽馳入白于帝詔姑出
若虛泥訴曰臣出卽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
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鑒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
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爲節度
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寢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
號劙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轡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鞫囚不

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累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
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瘠且仆遵欲伸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支
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
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
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
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謙須長三
尺明日脫盡膝牒皆碎人視之以爲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爲
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
羽聞使者至縗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
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王旭傳貞觀時侍中珪孫也○舊書作曾祖珪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二百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藩鎮魏博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鏹鈍含忍混貸照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爲寇伺吾人顛頓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

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
議者曰僥僶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
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
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
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
通爵越祿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
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
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湏軒轝欲相效
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
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
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
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
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

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息

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
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
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詐誤
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
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承嗣
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旣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
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趨秀彊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
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
冀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萼求假節牙將裴志
清逐萼萼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誅吏士
反陽言救寶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
朝取衛州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

礪相遺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勞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己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掎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礪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礪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礪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棗彊更相見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騎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

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兵
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午數
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
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
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洛
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
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爲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
州正己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
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
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
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
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如江所禽并魏
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

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鬪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鉤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悅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卽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扈導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

春符璘康愬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
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
疾疲弱者繇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
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愬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
兵五千壁盧疃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洛將張伾伾
固守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
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軍救伾三節度次狗明二山
間未進伾急以紙爲風鳶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
謾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爲悅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疃戰雙
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光悅遁保洹水於是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時
舊將果而謀悅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干順勢不敵
也宜留兵萬人屯嶧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
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扈將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

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恆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到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約爲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燧等受之悅皆族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乏衆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恆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僥幸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

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蹶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
破惟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
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桀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
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轍下
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鄙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卽患不朽
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脩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
惟孰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卽大喜使脩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恆冀粟三
十萬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
馬滔因使王郅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
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甲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
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廄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饑衣袖
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恥武俊旣
得深亦喜卽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

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悅怒閉門不內蹈籍死
塹中者甚衆其夏沿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
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
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
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子爲府留後以扈導爲留守許
士則爲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爲侍郎劉士素爲內史舍人張
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晃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
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頴爲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
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
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寔官屬皆有贈與元元年滔自將兵
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郅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難以全
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
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

爲脣齒之國幸速計之是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遽絕滔陽
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琯申固所言悅猶豫許士則諫曰冀
王勇決權略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
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
不已拘攣匹夫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其理然
也大王不如僞許出迎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
之先是武俊陰約悅背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田秀馳說悅曰聞大王欲
從滔度河爲泚掎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爲列國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泚
連禍兵多勢張返制于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赦罪乃王臣豈捨天子而北面
滔泚耶願大王閑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爲王討之悅因秀還具道其謀而
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南踰貝州次清河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永
濟使王郅等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曰始約從王今舉
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供擬屈竭以悅日拊循猶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

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
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
爲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
還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饋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
不下滔圍之寔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
魏會有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
悅阻兵凡四年狂懷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旣巢父至莫不
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
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右踰垣
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
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
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萼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常笞勗之悅

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爲留後歸罪扈粵斬其首以徇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子滔聞悅死以兵五千合寔軍進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殺略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篡而寔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曾穆勸緒絕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脩好如悅時詔卽拜緒節度使寔圍魏凡三月滔敗走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緒猜忌殺兄弟姊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援接乃免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實封五百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爲己子寵冠諸兄數歲爲左衛胄曹參軍節度副使

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度使除喪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畏主之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上自爲謀以夸服臣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不恥既恥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魏若與趙爲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陴鄣遺一城魏得持之獻捷天子以爲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不世之利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會王

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
臧爭權季安怒斥爲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無忌憚大抵
如此死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
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爲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
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旣葬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蕃渥緒弟縉
華顯于朝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
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橐宅
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爲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
聽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彊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
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華太常少卿尙永樂新都二
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爲王憲誠
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

逐北傅鄆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詫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祔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辭悖慢俄聞斬祔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筆不忍離其譎猶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略爲婚家太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謾言自大宰相韋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兀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沼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

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沼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
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
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
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沿
爲帥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寶太和三年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
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
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諱曰得何公事之軍安
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旣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孰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
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
十餘年民安之進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謚曰
定子重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時
帝新卽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

東面招討使弘敬倚稹相脣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亟戰弘
敬亦自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起山東兵命弘敬掎角塞其道不
奉詔王元達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
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贈太師子全皞襲明年拜節度使平
龐勛以功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
皞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貳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朶減糧帛衆遂叛全
皞單騎遁衆推韓君雄以總軍事而殺全皞寶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淄
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普王爲大使擢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不
五月進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宗卽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
年六十一贈太尉子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拓地覬望非常時諸葛爽爲黃巢守
河陽簡攻之爽走卽成以兵北略邢洛而歸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敗死其

將朱宣率衆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遷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度使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煴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克彥禎見王室微頗驕滿不軌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其殘子從訓資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臥內軍中藉藉惡之從訓懼易服奔近縣彥禎卽以爲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輦兵械泉布跡接於道軍中益貳彥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旣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背乎已而軍亂果囚彥禎迫爲桑門尋殺之推大將趙文珮總留後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爲起師次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傅城文珮不敢出衆懼殺之更推羅弘信帥軍弘信出戰從訓敗裒餘衆壁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梟首軍門寶文德元年彥禎起凡

七年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爲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玠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詔擢知留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三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復詔弘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雷鄴來責粟弘信素脅于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檄譙讓弘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假糧馬又議屯邢洛假道相衛弘信不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弘信壁內黃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忠圖河北欲結納弘信乃還兵全忠攻克鄆朱宣求援於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請道屯莘其下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盜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舸絕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給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

塘救宣復壁莘弘信厭其暴而塘溝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爲公憂之弘信乃攻塘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爲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塘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周爲闔竇每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逼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蹤拔洛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磁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亟討兗鄆懼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爲厚己故推心焉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紹威襲

紹威字端己少有英氣性精悍吏事明辦旣領留後昭宗卽詔嗣父節度加累

檢校太尉號忠勤宣力致聖功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威告急於全忠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葛從周方守邢亦敗其衆於魏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黃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以五百騎出鬪謂門者曰前有彊敵不可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將二人仁恭使別將攻內黃爲思安所敗從周乘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用圖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鷗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遇輒勝仁恭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闈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爲之父子世襲姻黨盤牙悍驕不顧法令憲誠等皆所立有不慊輒害之無噍類厚給廩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彊也紹威懲曩禍雖外示優假而內不堪俄而小校李公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決策屠翦遣楊利言與

全忠謀全忠乃遣苻道昭將兵合魏軍二萬攻滄州求公侄又遣李思安助戰
魏軍不之疑紹威子全忠婿也會女卒使馬嗣勳來助葬選長直千人納盟器
寶甲以入全忠自滑濟河聲言督滄景行營紹威欲出迎假銳兵以入軍中勸
毋出而止紹威遣人潛入庫斷絃解甲注夜將奴客數百與嗣勳攻之軍趨庫
得兵不可戰因夷滅凡八千族閩市爲空平明全忠亦至聞事定馳入軍魏兵
在行者聞變於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縣分據貝潭衛等六州仁遇自
稱魏博留後全忠解滄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爲游騎所獲支解之進拔
博瀘二州李重霸走俄斬其首相衛皆降紹威雖除其偪然勢弱爲全忠牽制
比州刺史矣內悒悒悔恨全忠兵在滄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
絕于道全忠還紹威建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悅紹威間說曰邠岐太
原皆狂謠以復唐室爲言王宜自取神器專天下之望全忠歸乃受禪紹威多
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爲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自己所爲詩爲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際三將軍持銳躡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汎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刃亂齊孰爲輕重

唐書卷二百十